曾文正公奏稿

曾文正公奏稿

門人合肥李瀚章編錄

嘉興錢應溥

中江李鴻裔

歙縣程桓生參校

平江李元度

桐城吳汝綸

長沙曹耀湘校字

長沙楊仲蕃刻字

曾文正公奏稿

卷之一目錄

附陳辦團有緒卽乞守制片

遵議大禮疏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爲遵
旨敬謹詳議事正月十六日
皇上以
大行皇帝硃諭遺命四條內無庸
郊配
廟祔二條令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
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鑠
郊配既斷不可易

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
從眾議退而細思
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鑽仰
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獻其說備
聖主之博采竊以爲
遺命無庸
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
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所謂無庸
廟祔一條萬難遵從者何也古者祧廟之說乃爲七廟親盡言
之間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

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於
皇上為
禰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
功德之彌綸又當與
列祖
列宗同為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烝嘗遽別且諸侯
大夫尚有廟祭況以
天子之尊敢廢
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從者二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既至而
情文因之而生
大行皇帝仁愛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災立頒帑項年年賑貸
薄海含哺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
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敬純亦不已文王所
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漢之實而欲辭
升配之文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
考
列聖升配惟
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

聖人特旨舉行良由上孚
昊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爲成例如
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創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
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懷謙讓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
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
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繕修一甎一石皆考律
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
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幄制闊大乾隆三十年量加收改今則

每幄之內僅容豆籩七幄之外幾无餘地我
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壇壝或議裁狹乎幄製
故定爲限制以
身作則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論者或謂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
一案暫爲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
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
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
硃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尚不肯裁决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
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
者一也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罷

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間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
配後開元十一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間郊
祀以藝祖太宗眞宗並配後嘉祐七年從楊畋議罷太宗眞宗
配位我
朝順治十七年合祀
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於
大享殿奉
太祖
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
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

陳奏者不可不預為之防故
硃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為一經
斷定則巍然七廟與
天長存後世增配之議尚且不許罷祀之議更何自而興所以
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
列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為窺
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
朝以孝治天下而
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

孝莊文皇后遺命云願於遵化州孝陵近地擇吉安厝當時臣工皆謂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餘里不合祔葬之例我聖祖仁皇帝不敢違遺命而又不敢違成例故於孝陵旁近建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地宮至雍正初始敬謹蔵事嘉慶四年高宗純皇帝遺命云廟號無庸稱祖我仁宗睿皇帝謹遵

遺命故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
廟號未得
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矣此次
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
朝家法不符且
硃諭反覆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
列祖於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亘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
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
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　臣竊計
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然不奉

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歉遠奉
升配既有違
命之歉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歉也一經
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
聖父制禮而
聖子行之必有默契於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者臣職在
秩宗誠恐不詳不慎
皇上他日
郊祀之時上顧
成命下顧萬世或者怵然難安則禮臣無所辭其咎是以專摺

具奏干瀆

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謹

奏

應詔陳言疏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爲應

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

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

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

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幷論

獨至我

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

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

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

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我
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
朝
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
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
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尚才華士鶩高遠故
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

有為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為愼以柔靡為恭以臣觀之京
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
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
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
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
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
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
艱鉅
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
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積

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

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

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

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

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

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
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
皇上春秋鼎盛正與
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
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
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揠稜
罷輭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
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
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
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

又慮他日之更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
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
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
最爲薈萃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
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
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
養者約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
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之不可
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之
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

成案也雍正年間甘汝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間
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
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
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
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
夫日日田間乃能熟悉稽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
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極不相習自掌印主
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而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
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
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尚有未盡者

哉自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
得主稿內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
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
內廷經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
內廷四人禮部六堂
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直
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直
內廷在諸臣隨侍
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
畫稿則匆匆一面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

堂官之一顧又焉能達
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
也臣之愚見欲請
皇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
內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
直
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
周知
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
之優劣粲然畢呈卽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

門之人才同往來於
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於
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
例次第舉行乎舊章
皇上偶有超擢則梗枏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
其略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近來
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
旨本無才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
召對陳言
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

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
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
主德之隆替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
本朝以來匡言
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
高宗袁銑以寡慾規

大行皇帝皆蒙
優旨嘉納至今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
彭鵬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自古
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
朝者也今
皇上御極之初又
特詔求言而
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於抃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
有過慮者誠見我
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政頗多雷同之

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

臣之愚見願

皇上堅持

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亦不生厭斁之心涉於雷同者

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

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

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

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

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

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內

外大小羣言並進卽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
朗鑑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
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核實乎
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爲用並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
皇上天語襃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憾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
皇上憐其愚誠俯賜
訓示幸甚謹奏

條陳日講事宜疏 道光三十年四月初四日

奏爲條陳日講事宜補臣前摺所未備事竊臣前於用人三策

摺內言及康熙年間日講之例三月十一日奉

諭旨著於百日後舉行日講所有一切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

察例詳議以聞欽此查康熙年間例案臣部及各衙門俱已無

存而臣之初意係於贊助

聖學之中陰寓陶成人才之意原摺內所謂其幾在此其效在

彼者尚未申明詳晰今一切應行事宜亦必求於人才有益不

徒務講學之虛名謹參考會典及

聖祖御製文集

國史列傳諸書竭臣愚見先定大概規模補前措所未備請
皇上再交各衙門覈議務使精益求精
聖學人才兩有裨益方得實效謹將臣所擬條款臚列於後
一考定日講設官之制
謹按日講起居注官現在滿洲十員漢人十二員臣考舊章則
日講官與起居注官係屬兩項非一項差使也日講官主執經
入侍每日進講卽宋時崇政殿說書之職也起居注官主典禮
侍班簪筆載記卽周時左史右史之職也我
朝順治十年設立日講官其時並無起居注之名至康熙九年
復舉行日講且創立起居注館於是起居注官卽以日講官兼

攝之兩項差事乃併為一項矣厥後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講而起居注官則未嘗廢銜上日講二字亦未裁去雍正乾隆以來相沿不改其實所辦之事乃記注侍班之事日講二字則有空銜而無實事也今奉

旨舉行日講似須循名責實二者分作兩項於現在記注官之外別添一項人作日講官以復順治及康熙初年之例其現在之起居注官祇於銜上裁去日講二字其餘不改以循雍正乾隆以來之例庶名實相符而於

六朝成憲皆不稍背云

一講官員數

謹按順治十二年初設講官選詞臣八人不分滿漢康熙九年定設滿洲四員漢官八員厥後遞有增加至十八員二十六員不等蓋以講官而兼記注之事職務較繁故也今既將講官與記注官分作兩項似可循康熙九年之例定為滿洲講官四員漢講官八員

一每日進講員數

謹按順治十二年定以掌院學士率講官或二人或三人進講康熙年間每日進講之員無可查考臣愚以為進講之員太多不免徒務虛文謹擬每日以一人進講不事旅進旅退與尋常召見無異庶講官凝定專一得以悉心啟沃

皇上靜對臣工聽其講論今古亦得細察其精神器識即此可以陶冶人才矣

一講官應用何項人

謹按現在起居注官專用翰詹兩衙門之人溯查康熙年間勵杜訥以州同而轉講官高士奇以中書而轉講官當時取人往往不限資格又康熙十六年有滿洲講官兼用小九卿之例乾隆初年有呈進講章兼用科道之例此次設立講官似可援此二例斟酌行之 臣之愚見擬請除大學士掌院學士及六部都察院職事較繁無庸充補講官外其餘內閣學士及九卿科道之由科甲出身者准其與翰詹兩衙門一體充補講官庶取人

之途較廣而仍不違乎成例

一定保舉講官之法

謹按順治十二年初立講官

諭令大臣選詞臣學問淹博者八人既由臣下選擇是保舉之法也康熙年間講官由題本開列請

簡乾隆年間講官由引

見擢用至今相沿不改臣思此次復設此官仍須行選擇保舉之法蓋保舉尚恐其濫惟保舉講官斷不至於濫不特保人者十分慎重即受保者自揣學問平庸亦必不敢妄進以取戾也

求

皇上於一二品大臣中

特旨派出四五人令其各保數員以備進講此次所保之人或

升遷出差將次缺員又求

特派四五人令其各保數員進講所保之人必容止莊重辭氣

溫雅又必兼熟通鑑會典二書如不稱職令其退出講筵或根

柢甚深而口稍拙訥者不妨保舉

一進講之地

謹按康熙年間進講之地

懋勤殿爲多惟十二年暫修

宮殿

駕駐瀛臺卽在瀛臺進講二十三年天氣嚴寒卽在暖閣進講其餘或在郊外或
幸南苑皆不輟講是地可隨時遷移也今奉
諭旨便殿進講
皇上現御東書房臣擬請卽在東書房進講以後或有遷移臨
時再降
諭旨

一進講之儀

謹按康熙年間進講儀節初入行三叩禮侍立詣講案前進講
講畢復行三叩禮至十六年停止講畢之三叩禮臣今擬就此

儀稍爲酌量請卽東書房言之

皇上升御牀西面牀上恭設一橫几爲書案置所講之書於案

上又豫設小几於室中爲講官之講案屆時講官捧書入陳於

講案上轉出案西跪東北面一叩興復講案位侍立宣講講畢

復轉出案西跪一叩興趨出如遇

聖駕不御東書房所有

皇上南面講官北面之處有時限於地勢再行臨時斟酌謹照

此儀另繪一圖附

呈

一進講之時

謹按康熙年間尚未設立軍機處部院奏事即係大臣入對承
旨奏事既畢然後講官入侍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二十一
年乃改於部院未啟奏之前講官先入進講遙想其時大約不
過辰刻耳今則時勢移易較康熙年間迥有不同康熙年間部
院章奏不過數件今則每日多至七八十件康熙年間各省章
奏
聖祖御覽直待夜分然燭之後今則清晨
裁定宣諭軍機而批答康熙年間引
見人員甚少今則逐日皆有引
見有此數者之不同則每日早間

聖躬亦煩勞矣臣之愚見擬請待引

見以後

皇上萬幾已畢

御前大臣侍衛等皆已散直日永神暇然後講官進講則有義

理之悅而無他務之擾庶幾如

聖祖讀書記中所謂神理淵穆怡然忘倦云

一所講之書

謹按康熙年間所講之書先四書次尚書次周易次詩經次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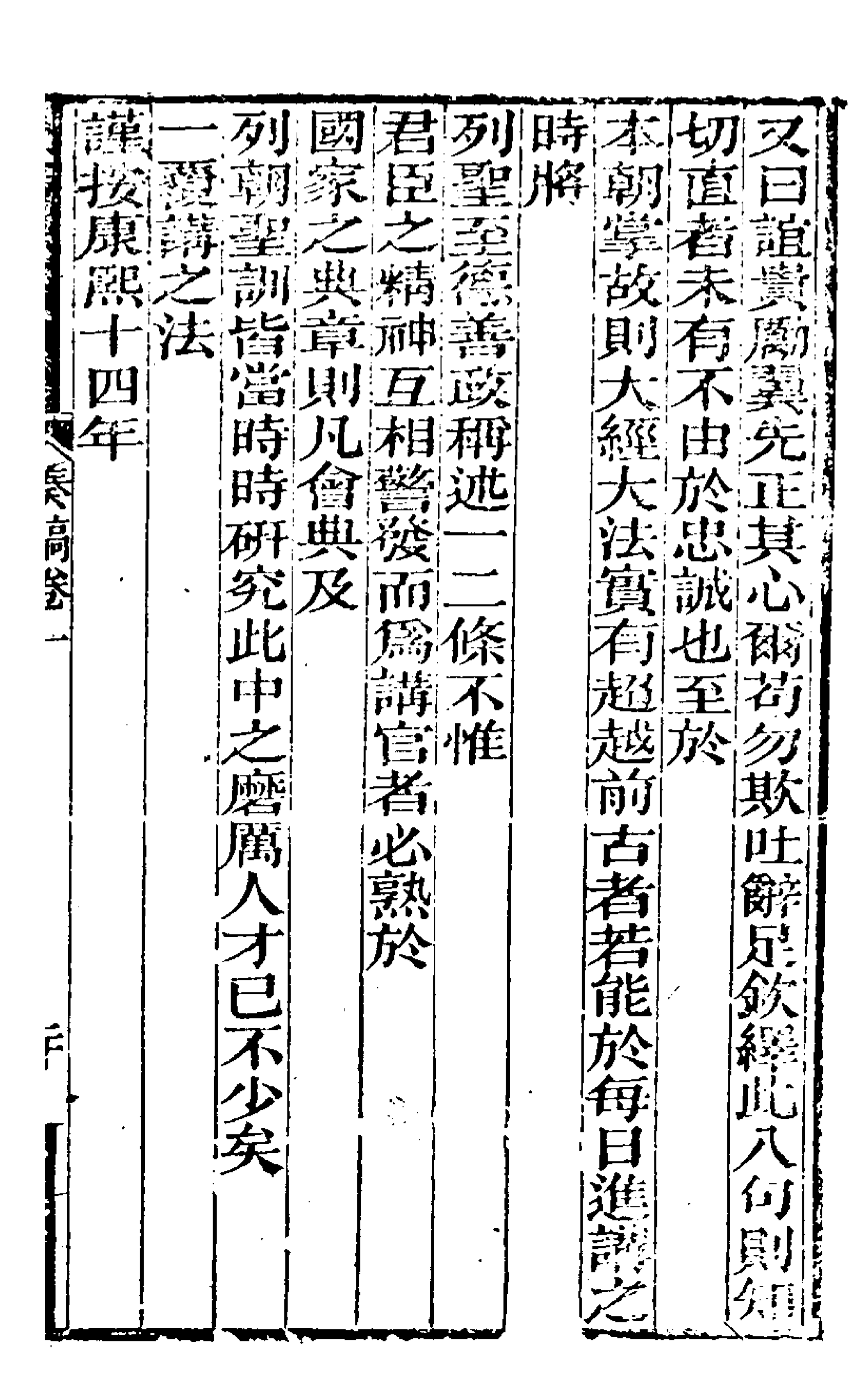
鑑講通鑑之時仍兼講四書而順治年間亦曾繙譯通鑑及大

學衍義二書呈進今臣聞

聖學高深諸經通鑑講貫已熟竊謂為君之道莫備於眞德秀衍義邱濬衍義補二書眞氏於用人之道邱氏於理財治民之道尤言之深切著明頃給事中呂賢基曾以為請臣擬請講此二書於今日時政實有裨益

一陳講之道

謹按講官陳說貴忠誠切直尤貴明於本朝掌故康熙十六年諭講官宜進直言毋有隱諱二十一年諭講官須有勸戒箴規之意乃稱啟沃又聖祖御製講官箴曰體之行之朕躬是力載獻載替爾職宜[illegible]



又曰諠囂勵翼克正其心爾若勿欺吐辭足欽繹此八句則知切直者未有不由於忠誠也至於本朝掌故則大經大法實有超越前古者若能於每日進講之時將

列聖至德善政稱述一二條不惟

君臣之精神互相警發而爲講官者必熟於

國家之典章則凡會典及

列朝聖訓皆當時時研究此中之磨厲人才已不少矣

一覆講之法

謹按康熙十四年

諭日講原期有益身心今祗講官進講朕不覆講日久將成故事不惟於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爲法於後世也嗣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乃覆講如此庶幾有裨實學欽此臣愚覆講之法不過疑者詰之誤者辨之非必逐句討論也今講官講畢應

請

皇上於疑難之處俯加詰問講官錯誤之處仰承

指示若無疑可問無誤可指卽不妨默識深領方爲可久之道

一纂成講書

謹按康熙年間講官撰成講章分寫正副本先期將正本進呈其撰法先列經文次列諸儒之說次列講官推演之義既講之

後又將講章編輯成書今所傳四書解義書經易經各解義是
也此次所講衍義及衍義補眞氏邱氏之書本係臣下進講體
裁不必更撰講章亦不必先期呈進矣祇須於本日遞一摺片
云臣某人今日進講第幾卷第幾頁某句起某句訖謹奏已爲
簡當至已講之後仍須編輯成書將來刊刻流傳以昭
聖學之盛其編輯之法先鈔眞氏邱氏全文次列講官敷陳之
說以能徵引會典者爲上於既講後三日呈遞俟發下之後彙
繕成帙彙成三卷進
呈一次抑臣又有請者
聖祖御製文集中有講筵緒論一卷凡八十五條

皇上聰明天縱講筵觸發間有諸論敬所發下交講官編入使

臣等欽誦之餘益加儆惕則興起多矣

一講官體制

謹按康熙年間講官

恩遇最爲隆渥或

賜詩篇或

賜邸第或

賞貂皮或交部議敘錫賚便蕃非常之典非臣下所敢議及也

至於體制所在雖屬虛文亦宜稍示優異一得講官雖編檢科

道皆得專摺謝

恩寘前國經講照現在起居注官之例朝賀班次請照詹事

房翰林之例至於春秋

經筵侍班宜在六部堂官之次並隨至

文淵閣

賜茶其科道充講官者即不派街道巡城差使間有扈從之時

講官所用帳房及一切應用物件仍遵康熙十二年

諭定章程酌定數目由內務府給與

一進講年數

謹按康熙進講自九年至二十五年凡十有七載中間如三藩

用兵九省騷動捐例常開倉庫空虛實有倍甚於今日者而未

嘗停講蓋

聖祖實由於此中深求政要兼構人才非以此爲文章之娛也

湯斌之放江蘇巡撫

聖祖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故特簡爾熊賜履之既沒

聖祖諭吏部曰賜履夙學老成爲講官多年未嘗不以內聖外

王之道正心修身之體直言講論當時偉人輩出大抵多識拔

於講筵之中蓋侍學既久故知之眞也

皇上復舉舊章伏願行之久遠不可遽求速效雖有偏災小警

不可停罷漸濡既久風氣日振　臣前揣所謂十年以後人才當

有起色也若舉行數載或卽停止雖於

聖學無損而國不能收百年樹人之效區區之忱尤在於此伏乞

聖鑒

以上十四條竭臣愚忠釐定大概規模其有不典不詳求

皇上飭交各衙門覈覆施行謹

奏

議汰兵疏 咸豐元年三月初九日

奏爲簡練軍實以裕國用事　臣竊維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鬬爲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則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
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至於財用之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閒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恆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振救之

天下財產安得不絀

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臣嘗即

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一歲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緩計額內之歛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籌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

君父之憂此亦爲臣子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

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安
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爲一大宗臣嘗考
本朝綠營之兵制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爲兵餉贏
絀一大轉關請卽爲我
皇上陳之自康熙以來武官卽有空名坐糧雍正八年因定爲
例提督空名糧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而下以次而減下至
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各有名糧又修製軍械有所謂公費銀者
紅白各事有所謂賞卹銀者亦皆取給於名糧故自雍正至乾
隆四十五年以前綠營兵數雖名爲六十四萬而其實缺額常
六七萬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議起武職坐糧另行添設養廉公

費賞卹另行開銷正項向之所謂空名者悉令挑補實額一舉
而添兵六萬有奇於是費銀每年二百餘萬此臣所謂餉項贏
絀一大轉關者也是時海內殷實兵革不作曾免天下錢糧已
經四次而戶部尚餘銀七千八百萬
高宗規模閎遠不惜散財以增兵力其時大學士阿桂卽上疏
陳論以為
國家經費驟加不覺其多歲支則難為繼此項新添兵餉歲近
三百萬統計二十餘年卽須用七千萬請毋庸概增旋以廷臣
議駁卒從增設至嘉慶十九年
仁宗覩帑藏之大絀思阿桂之遠慮慨增兵之仍無實效

特詔裁汰於是各省次第裁兵一萬四千有奇
宣宗即位又
詔抽裁冗兵於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舉而加六萬
五千嘉慶道光之減兵兩次僅一萬六千
國家經費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節之如此其少且難也 臣今
冒昧之見欲請汰兵五萬仍復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舊驟而
裁之或恐生變惟缺出而不募補則可徐徐行之而萬無一失
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
兵蓋亦當量爲簡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
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

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北宋中葉兵常百二十五萬南渡以後養兵百六十萬而軍益不競明代養兵至百三十萬末年又加練兵十八萬而孱弱日甚我
朝神武開國本不藉綠營之力康熙以後綠營屢立戰功然如三藩準部之大勛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後如川楚之師暎夷之役兵力反遠遜於前則兵貴精而不貴多尤為明效大驗也八旗勁旅亘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以強半翊衛京師以少半駐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滿
國初至今未嘗增加今即汰綠營五萬尚存漢兵五十餘萬視

八旗且將兩倍權衡乎本末較量乎古今誠不知其不可也近者廣西軍興紛紛徵調外兵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土兵一萬四千聞竟無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勝長慮臣聞各省之兵稍有名者如湖南之鎮筸江南之壽春浙江之處州天下不過數鎮裁汰之法或精强之鎮不動而多裁劣營或邊要之區不動而多裁腹地或營制太破歸而併之或汛防太散撤而聚之是在兵部之精審督撫之體察未可鹵莽以從事耳誠使行臣之說缺出不補不過六年五萬可以裁畢以一馬二步計之每年可省餉銀一百二十萬十年以外於經費大有裨益此項銀兩不輕動用督撫歲終奏解戶部另行封存

專備救荒之款永塞開捐之路養兵爲民也備荒亦爲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愛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
天子無所私利於其間豈非三代公心賢於後世搜括之術萬萬者哉若夫訓練之道則全視乎
皇上精神之所屬 臣考
本朝以來大閱之典舉行凡二十餘次或於南苑或於西廠或於蘆溝橋玉泉山
天弧親御外藩從觀軍容一肅藩部破膽自嘉慶十七年至今不舉大閱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勞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營之兵既不經戰陳之事又不見蒐狩之典筋力日懈勢所必

然伏求
皇上於三年之後行大閱之禮明降
諭旨早示定期練習三年京營必大有起色外省營伍勢難遽
徧求
皇上先注意數處物色將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
鎮之中有十餘鎮可為腹心五十餘萬之中有十餘萬可為長
城則緩急之際隱然可恃
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澤之猛士雲興在我
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龐籍汰慶歷兵八萬人遂以大蘇邊儲
明臣戚繼光練金華兵三千人遂以蕩平倭寇臣書生愚見以

爲今日論兵正宜法此二事謹抄錄乾隆增兵嘉慶道光減兵

三案進呈伏乞

飭下九卿科道詳議斯道甚大臣鮮閱歷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謹

奏

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咸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爲敬陳

聖德仰贊

高深事臣聞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

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請爲我

皇上陳之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

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涖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爲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

禮儀固貴周詳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
步趨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被參
內廷接
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暫署惠豐以微儀獲咎在
皇上僅予譴罰初無苛責之意特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
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
字也近來避
皇上之嫌名乃改為行禮禮節朔望常服既經臣部奏定矣而
去冬忽改為貂褂
御門常服挂珠既經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為補褂以此警

爲尊

君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哉卽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儲人才其次在審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爲不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其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旣多亦宜分爲三路各有專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鎭南太東路分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

欽差大臣宜駐劄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宜專設梧州銀
米由湖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肇
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劫掠今軍興
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
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
皇上熟視籌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可開於兩粵
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資皆借湊之項展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
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日之大計也卽使廣西無事而凡
爲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
國計圖其遠大卽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獄

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
皇上豁達遠覽罔苛細飾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
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蹷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濟於艱
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
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
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尚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
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充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
之間有特破
獎許者
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

優言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尚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

皇上於軍務倥傯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
非從容
召見令其反覆辯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考核人才目前之
時務雖不可妄議
本朝之成憲獨不可稱述乎
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
召見詳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
楷試律之間即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便捷
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眞學眞識乎前者臣工奏請刊布
御製詩文集業蒙

允許臣考

高宗文集刊布之年

聖壽已二十有六

列聖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後

皇上春秋鼎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

聖度之謙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尙虛文之意風聲所

被必有樸學興起爲

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

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

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

以不防去歲來言之
詔本以用人與行政并舉乃近來兩次
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
皇上之意以爲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
初非自執已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
自民聽
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
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爲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
卿以爲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爲當然後爲
國人皆曰賢黜陟者

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
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
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
乃合天下之明以爲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戇直者少
緘默者多
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尚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
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
天威如禧恩之貪黷曹履泰之汙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
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
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

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諂媚輭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鋩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庭皆疲苶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

皇上之所以使賽尙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

迭籌於

一人取決於俄頃

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

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慮實類乎此比三者辨之於早祗在幾微之間若待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爲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逢

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無當然不敢激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悅伏惟

聖慈垂鑒謹

奏

備陳民間疾苦疏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奏為備陳民間疾苦仰副

聖主愛民之懷事臣竊惟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自古莫富於隋文之季而忽致亂亡民心去也莫貧於漢昭之初而漸致乂安能撫民也我

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間惟一年無河患其餘歲歲河決而新莊高堰各案為患極鉅其時又有三藩之變騷動九省用兵七載天下財賦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虛殆有甚於今日卒能金甌無缺寰宇清謐蓋

聖祖愛民如傷民心固結而不可解也我

皇上愛民之誠足以遠紹
前徽特外間守令或玩視民瘼致
聖主之德意不能達於民而民間之疾苦不能訴於上臣敢一
一縷陳之一曰銀價太昂錢糧難納也蘇松常鎮太錢糧之重
甲於天下每田一畝產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
戶平分之數與抗欠之數計業主所收牽算不過八斗而額征
之糧已在二斗內外兌之以漕斛加之以幫費又須去米二斗
計每畝所收之八斗正供已輸其六業主只獲其二耳然使所
輸之六斗皆以米相交納則小民猶爲取之甚便無如收本色
者少收折色者多卽使漕糧或收本色而幫費必須折銀地丁

必須納銀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錢則米價苦賤而民怨持錢以易銀則銀價苦昂而民怨東南產米之區大率石米賣錢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懸遠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則石米得銀三兩今日兩銀換錢二千則石米僅得銀一兩五錢昔日賣米三斗輸一畝之課而有餘今日賣米六斗輸一畝之課而不足

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賦此外如房基如墳地均須另納稅課準以銀價皆倍昔年無力監追者不可勝計州縣竭全力以催科猶恐不給往往委員佐之吏役四出晝夜追比鞭朴滿堂血肉狼藉豈皆酷吏之爲哉不如是則考成不

及七分有參劾之懼賠累動以巨萬有子孫之憂故自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蘇尚辦全漕自十六年至今歲歲報歉年年蠲緩豈昔皆良民而今皆刁黠銀價太昂不獨官民交困
國家亦受其害也浙江正賦與江蘇大略相似而民愈抗延官愈窮窘於是有截串之法截串者上忙而預徵下忙之稅今年而預截明年之串小民不應則稍減其價招之使來預截太多缺分太虧後任無可復征雖循吏亦無自全之法則貪吏愈得藉口魚肉百姓巧誅橫索悍然不顧江西湖廣課額稍輕然自銀價昂貴以來民之完納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則鎖拏同族之殷實者而責之代納甚者或鎖其親戚押其

鄉里百姓忿憤則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廣之耒陽崇陽江西之貴溪撫州此四案者雖閭閻不無刁悍之風亦由銀價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濫刑實有日不聊生之勢臣所謂民間之疾苦此其一也二曰盜賊太衆良民難安也廬鳳潁亳一帶自古爲羣盜之藪北連豐沛蕭碭西接南汝光固此皆天下腹地一有嘯聚患且不測近聞盜風益熾白日劫淫捉人勒贖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將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輒詭言盜遁官吏則焚燒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後去差役則誆索事主之財物滿載而後歸而盜實未遁也或詭言盜死斃他囚以抵此案而盜實未死也案不能雪贓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

聲飲泣無力再控卽使再控幸得發兵會捕而兵役平日皆與盜通臨時賣放泯然無迹或反借盜名以恐嚇村愚要索重賄否則指爲盜夥火其居而械繫之又或責成族鄰勒令縛盜來獻直至縛解到縣又復索收押之費索轉解之資故凡盜賊所在不獨事主焦頭爛額卽最疏之戚最遠之鄰大者蕩產小者株繫比比然也往者嘉慶川陜之變盜魁劉之協者業就擒矣太和縣役賣而縱之遂成大亂今日之劣兵蠹役豢盜縱盜所在皆是每一念及可爲寒心 臣在刑部見疏防盜犯之稿日或數十件而行旅來京言被劫不報報而不准者尤不可勝計南中會匪名目繁多或十家之中三家從賊良民逼處其中心知

具非亦姑且輸金錢備酒食以供盜賊之求而買旦夕之安臣
嘗細詢州縣所以諱盜之故彼亦有難焉者蓋初往踹緝有拒
捕之患解犯晉省有搶奪之患層層勘轉道路數百里有繁重
之患處處需索解費數百金有賠累之患或報盜而不獲則按
限而參之或上司好粉飾則目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諱飾
反得晏然無事以是愈醸愈多盜賊橫行而良民更無安枕之
日 臣所謂民間之疾苦此又其一也三曰冤獄太多民氣難伸
也 臣自署理刑部以來見京控上控之件奏結者數十案咨結
者數百案惟河南知府黃慶安一案密雲防禦阿祥一案皆審
係原告得實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虛誣之罪

而被告者反得脫然無事其科原告之罪援引例文約有數條或曰申訴不實杖一百或曰囂越進京告重事不實發邊遠軍或曰假以建言爲由挾制官府發附近軍或曰挾嫌誣告本管官發煙瘴軍又不敢竟從重辦也則曰懷疑誤控或曰訴出有因於是有收贖之法有減等之方使原告不曲不直難進難退庶可免於翻控而被告則巧爲解脫斷不加罪夫以部民而告官長誠不可長其刁風矣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詐贓而謂案案皆誣其誰信之乎卽平民相告而謂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誰信之乎

聖明在上必難逃洞鑒矣臣考定例所載民人京控有提取該

省案卷來京核對質訊者有交督撫審辦者有
欽派大臣前往者近來概交督撫審辦督撫發委首府從無親
提之事首府為同寅彌縫不問事之輕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
原告認誣而後已風氣所趨各省皆然一家久訟十家破產一
人沈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纖小之案累年不結顛倒黑白老死
囹圄令人聞之髮指者臣所謂民間之疾苦此又其一也此三
者皆目前之急務其盜賊太衆冤獄太多二條求
皇上申諭外省嚴飭督撫務思所以更張之其銀價太昂一條
必須變通平價之法臣謹攄管見另擬銀錢並用章程一摺續
行入奏國以民為本百姓之顛連困苦苟有纖毫不得上達皆

臣等之咎也區區微誠伏乞
聖鑒謹
奏

平銀價疏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奏爲貴錢賤銀以平銀價而甦民困事臣於本月陳奏民間疾苦一疏聲明銀價太昂另摺具奏思所以變通之竊惟十年以來中外臣工奏疏言錢法者前後不下十餘人皆思貴錢賤銀以挽積重之勢而臣所深服者惟二十四年吳文鎔一疏二十五年劉良駒一疏二十六年朱嶟一疏此三疏者皆奉

旨交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戶部又交各省議覆旋以外間覆奏議論不一此事停閣不行臣反覆思維民生切害之痛國計日絀之由實無大於此者謹就三臣原奏所及參以管見擬爲銀錢並用章程數條伏候

聖鑒
一部定時價每年一換也凡民間銀錢之貴賤時價之漲落早晚不同遠近亦異若官收官放而不定一確鑿之價則民間無所適從胥吏因而舞弊查吳文鎔原奏內稱照各省時價由藩司酌定於開徵前十日須示各屬朱嶟所奏與吳文鎔大略相同惟稱多不過一千七百少不過一千二百稍示限制而已劉良駒所奏則以為由部酌中定價若捐輸案內以制錢一千五百文抵銀一兩之例厥後戶部議覆酌定每兩折錢一千五百文核准在案 臣愚以為時價可換二千若驟改為一千五百以放兵餉則譁然矣應請部須定酌每年一換如現在時價換一

千九百有奇部改爲一千八百則耳目不至乎大駭而官民皆
得以相安明年時價稍平則部價亦從而稍減令各省每年奏
報銀價九月奏到戶部酌定明年之價於十月奏聞求
皇上明降
諭旨明年每銀一兩抵制錢若干文收之民者不許加分毫放
之兵者不許加分毫窮鄉僻壤謄黃徧諭凡一切糧串田單契
尾鹽照捐照等件概將本年銀價刻入海內皆知婦孺共曉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庶民不致生怨胥吏不能舞弊也其與官項
全無交涉市肆漲落與部價不符仍置不問至現在八旗搭放
兵餉每兩抵錢一千文外省搭放兵餉每兩抵錢千數百文不

等不足以昭畫一應俟新章定後概從每年所定部價以免參差

一京外兵餉皆宜放錢也查劉良駒原奏兵餉分成放錢吳文鎔則言外省之兵概放錢文朱嶟一摺於兵餉尤爲詳細其說以爲京營分建東西兩庫東四旗兵赴東庫領錢西四旗兵赴西庫領錢外省之錢則分道庫府庫存貯省標城守之兵由藩司支放外標外營之兵由藩司發帖持向各道府廳州支領臣愚以爲朱嶟之說實屬可行凡兵丁領銀之後皆須換錢而後適用應請嗣後八旗兵餉皆各平分一半仍放銀兩一半搭放錢文其外省綠營一概放錢各州縣所收錢文有道員處解存

道庫無道員處解存府庫無知府處解存直隸州廳庫由藩司發帖持向各處支領庶錢無解省累重之煩而兵丁無減平剋扣之苦至駐防各兵仍舊放銀以免紛更

一部庫入項亦可收錢也查戶部所收各項惟井田科之旗租捐納房之常捐係京庫坐收之款此外皆由各省解運來京劉長駒原奏內稱常捐銀兩儘可收錢朱嶟奏內稱長蘆鹽價可解錢以充京餉 臣愚以為不特此也旗租銀兩本係近京小民佃種其所納皆係錢文官為易銀轉費周折不若即令解錢入京常捐大捐之銀亦可酌收錢文計此二項每年可得百餘萬串至於外省解京之款如長蘆山東鹽課儘可解錢進京直隸

山東地丁起運之項亦可運錢應令此二省督撫每年各解錢百萬串入京又令兩淮鹽運使每年解錢二百萬串入京合之京局鼓鑄之錢共得六百餘萬串足以資運轉矣臣雖至愚豈不知錢質笨重搬運艱難然不行天下至難之事不足挽天下積重之勢大利所在未可以小小窒礙輒畏難而苟安也且較之滇黔之銅鉛江廣之漕糧難易相去懸遠矣其解錢之官須照銅員之例量與津貼之費務使毫無賠累官兵稱便其計幫費不過二三萬金所失無幾而所轉移者大矣

一地丁正項分縣收錢也凡出項莫大於兵餉入項莫大於地丁查吳文鎔劉良駒朱嶟三臣摺內皆極言地丁收錢之益但

愚以爲當分縣辦理如雲貴川廣閩蜀甘肅此七省者本省之丁賦不足充本省之兵餉初無起解之項其地丁銀兩應即全數收錢以省轇轕此外各省除去存留及兵餉二項尚有餘銀解運京庫協濟鄰省者其地丁銀兩應令一兩以下小戶全數收錢一兩以上大戶銀錢各半乘收不必按成指派不必分析名目使小民易知易從其或慮收錢太多不便起運者州縣自行換銀解省以備京款協款之用

一外省用項分別放錢也查各省廉俸工需役食等項名曰存留坐支之款前吳文鎔劉良駒朱嶟三摺及戶部議覆一摺皆言此項可全行放錢應即遵照辦理至兩河經費劉良駒朱嶟

及戶部三摺皆言可搭成用錢 臣聞從前林則徐在汴工目前陸建瀛在豐工皆令遠近州縣齎錢到工以防市價居奇銀價驟跌之患東河捐輸案內曾令以錢報捐是河工在在需錢其理易明應請嗣後南河每年解錢百萬串到工於兩淮鹽課江蘇地丁項下各半分解東河每年解錢五十萬串到工於河南山東地丁項下各半分解

一量減銅運以昂錢價也查朱嶟原奏內稱暫停鼓鑄一弛一張庶錢重而價漸平 臣愚以爲鑄不可停而運不可不減側聞雲南銅務洞老山空民怨官困滇銅不足摉買外省外省不足偷買寶局實存萬不能繼之勢應請於六運中酌量停一二運

使雲南官民稍紓積困其銅本一項卽可採買錢文並可於鑪
頭匠役量加優恤以期鑄造堅好庶錢質日精錢價日起俟十
年後滇廠稍旺再復六運各停鑪之省亦漸次開卯務使天下
官民皆知錢之可貴而不知鑄運之苦則相安無事庶不終受
紋銀出洋之苦矣
以上六條皆就吳文鎔劉良駒朱嶟三臣奏議參以鄙意粗定
規模伏求
飭下戶部妥議抄錄三臣原奏進呈備
聖明採擇施行謹
奏

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摺 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奏爲遵

旨幫辦團練查匪事務敬陳現辦大概規模仰祈

聖鑒事本月十三日准湖南巡撫咨稱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

豐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任丁憂侍郎曾國藩籍隸湘鄉聞其在籍其於湖南地

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

搜查土匪諸事務伊必盡力不負委任等因欽此又於十五日

接巡撫函稱武昌省城被賊攻陷聞信之下不勝憤懣賊勢猖

獗如此於大局關係匪輕念我

皇上宵旰南顧不知若何焦灼臣雖不才亦宜勉竭愚忠稍分
君父之憂卽於十七日由家起程二十一日馳抵省城與撫臣
面商一切相對感欲伏惟
聖諭團練鄉民一節誠爲此時急務然團練之難不難於操習
武藝而難於捐集費貲小民倚財爲命卽苦口勸諭猶遲疑而
不應若經理非人更譁然而滋擾非比嘉慶川楚之役官給練
費不盡取之民也臣此次擬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以書信勸
諭使之董理其事俾百姓知自衛之樂而不復以捐貲爲苦庶
幾有團練之實效而無擾累之流弊至
聖諭搜查土匪一節前月撫臣張亮基曾有一札嚴飭各州縣

查拏土匪痞棍令州縣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專丁送信至撫臣署內設法勦辦現在各州縣遵札辦理屢破巨案業有成效臣又以信諭紳耆令其留心查察本團之匪徒斷不能掩本團紳耆之耳目紳耆密告州縣州縣密告撫臣即日派人勦捕可期無案不破抑臣又有請者逆匪既破武昌凶燄益熾如湖南安徽江西毗連之省皆為其所窺伺長沙重地不可不嚴為防守臣現來省察看省城兵力單薄詢悉湖南各標兵丁多半調赴大營本省行伍空虛勢難再調附近各省又無可抽調之處不足以資守禦因於省城立一大團認眞操練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收一人

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時日不爲不久糜餉不爲不多調集大兵不爲不衆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與之鏖戰一塲者往往從後尾追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礮鳥鎗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相接以槍鈀與之交鋒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經練習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絃更張總宜以練兵爲要務 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訪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誠能實力操練於土匪足資剿捕即於省城防守亦不無裨益 臣與撫臣 熟商意見相同謹將現辦情形敬陳大概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硃批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範欽此

附陳辦團稍有頭緒即乞守制片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再臣在京師十有四年往年入京供職之時臣之祖父母及父母皆在堂今歲歸來祖父祖母之墓已有宿草臣母亦沒其時長沙尚未解圍風鶴警報晝夜驚惶即將母棺倉卒權厝尚思另尋葬地稍展孝思臣父已老久別乍歸亦思稍盡定省之儀今回籍未滿四月遽棄庭闈出而莅事不特臣心萬分不忍即臣父亦慈愛難離而以武昌警急

宵旰憂勞之時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責再四思維以墨絰而保護桑梓則可若遂因此而奪情出仕或因此而仰邀

恩敘則萬不可區區愚衷不得不預陳於

聖主之前一俟賊氛稍息團防之事辦有頭緒即當專摺陳情
回籍守制烏鳥之私伏乞
聖上矜全所有微臣下情謹附片奏
聞
硃批另有旨欽此